全梁文/卷四十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四十八

王志 王揖 王泰 王緝 王珍國 王暕 王彬 王缄 嚴植之 賀瑒 賀琛 阮研 袁昂

卷四十八

王志

志字次道，琅，邪临沂人，齐司空僧虔子，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。人齐封临汝侯领右卫将军。梁台建，迁散骑常侍，及受禅，历中书令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卒谥曰安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。伏览敕答臣下神灭论，旨高义博，照若发蒙。弟子夙奉释教，练服旧闻，有自来矣；非惟雷同远大，赞激天旨而已。且垂答二解，厌伏心灵，藻烛闻见，更不知何以阐扬玄猷，光彰圣述。得罔象不涸於真，内外无纷如之滞，实怀嘉忭，猥惠来示，佩眷惟深，王志和南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。〉

王揖

揖，〈《梁书》作楫。〉志弟，仕齐，入梁，历黄门侍郎、太中大夫，出为东阳太守，有集五卷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。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。夫昊苍玄默，本绝言议，性与天道，固亦难闻，而爰育之仁，依方感动，开诱之教，沿事降设，矜局蛙於井谷，哀危蠖於寸阴，思发神衷，

言微理镜，引据前经，文约旨远，凝神杳翳，一理能贯，坟典纷纶，一言以蔽，显列圣之潜旨，决终古之滞惑，存灭由斯而晓，孝敬同兹而隆，信足以警诫重昏，仪范百代，所谓圣谟扬扬，嘉言孔章者也。弟子既惭辨理，弥懵知音，遂得预闻道训，颁觐妙藻，式忭下陈，永佩圣则。弟子王揖和南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。〉

王泰

泰字伸通，小字炬，志长兄慈之子，仕齐为秘书郎、车骑主簿。入梁累迁至吏部尚书，除左骁骑将军，卒谥夷子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一日曲蒙宴私，预闻范中书有神形偕灭之论，斯人径侹，不近人情，直以下才，未能折五鹿之角耳。辱告，垂示圣旨，徵引孝道，发扬冥致，谨当寻诵，永祛蒙惑。弟子王泰顿首和南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。〉

王缉

缉，志子，天监初，建安王伟板为功曹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惠示，敕答臣下审神灭论。窃以神一冥默，历圣未传，宣尼犹称不言，庄生空构其语，求之方策，叹昧交深，谬觐今论，天思渊发，妙旨凝深，至理既弘，孝机兼极，信足韬超万古，照烛来今。弟子生属昌辰，预覿圣藻，既冰涣於怀抱，信晓惑於随便，凡厥灵知，孰不钻仰，矧伊蒙蔽，激忭实深。王缉和南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〉

王珍国

珍国字德重，浦国相人，齐初起家冠军行参军，累迁宁朔将军。入梁封滠阳县侯，改宜阳，终丹阳尹，卒谥曰威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。伏见敕答臣下神灭论，神之不灭，经典明文，即心语事，皎然在理，论有神灭，实所骇叹，天照渊凝，妙旨周博，折彼异端，弘兹教范，信可以朗悟冥涂，栋梁千载矣。伏览欢戴，窃深罔极，比故诣展，迟获咨伸。王珍国呈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。〉

王暕

暕字思晦，琅邪临沂人，齐太尉俭子，尚淮南长公主，历秘书骠丞，骑从事中郎。入梁为侍中尚书左仆射，卒谥曰靖，有集二十一卷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枉告，并奉览敕答臣下审神灭论。圣旨玄照，启寤群蒙，义显幽微，理宣寂昧。夫经述故身之义，系叙游魂之谈，愚浅所辩详，已为非灭，况复睿思弘远，尽理穷微，引文证典，涣然冰释，肉眼之人，虔恭回向，惑累之众，悛改浮心，发明既往，训导将来。伏奉渊教，欣蹈罔已，王暕和南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。〉

王彬王缄

彬，缄，里系皆未详。天监初，彬为吴兴太守。〈见《何远传》〉寻与缄俱为侍中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。伏见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，圣思渊凝，天理孤绝，辩三世则释义明，举二事则孝道畅，塞钻凿之路，杜异路之口，足使魔堞永沦，正峰长峻。弟子伏膺至道，预奉天则，喜跃之心，宁复恒准。王彬、缄顿首和南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〉

严植之

植之字孝源，建平秭归人，仕齐历王国侍郎、右常侍，迁员外郎、散骑常侍、康乐侯相。入梁为後军骑兵参军、五经博士，迁中抚军参军兼博士，有《凶礼仪注》四百七十九卷，《录》四十五卷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。伏见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。夫形分涉粗，或微隐难悟，况识理精密，岂庸见能晓？所以断常交骛，一异竞奔，若中道居怀，则欲流可反，二边滞意，彼岸长乖，神灭之论，斯障实重。仰赖圣主，栋梁至教，明诏爰发，朗若披云，非直冥符训典，俯弘孝义。盖妙达生源，幽穷行本，使执礼之性，践霜露而弥笃，研神之识，仰禅悦而增心，皆当习忍慧途，翻流惑海。弟子早标素心，未知津济，伏读欢欣，充遍身识，猥惠存勖，荷眷惟深。严植之呈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。〉

贺瑒

瑒字德琏，会稽山阴人，宋太学博士道期从孙，齐初为国子生，举明经，除扬州祭酒兼国子助教，历奉朝请太学博士，太常丞，去职。天监初，复为太常丞，掌宾礼，寻兼五经博士，拜步兵校尉，有《礼记新义疏》二十卷，《宾礼仪注》九卷。〈本传作一百四十五卷。〉《五经异同评》一卷。

郊宫议

周礼，王旅上帝，张毡案，以毡为床於幄中。；闻郊所置宫宇也。〈《通典》四十二，齐永明元年，外庠博士贺瑒议。〉

郊坛瓦屋议

周礼，王旅上帝，张毡案，设皇邸，国有故而祭亦曰旅，毡案，以毡为床於幄中，不闻郊所置宫宇。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，建武二年，太学博士贺瑒议。〉

宫人始入应奏乐议

按礼，宾入而悬兴，示易以敬也，和易以敬，宫人皆然，谓不应有异，愚以宫人始入，便应奏乐。〈通典一百四十七，梁天监中，掌宾礼贺瑒议。〉

上宫元会奏大壮武舞大观文舞议

按礼记云：天〈原误「太」，今据《乐记》校改〉子为乐也，以赏诸侯之有功，其治人劳者，舞行缀远，其治人逸者，舞行缀短，观其舞，知其德。以此而求诸侯舞时王之乐可知也。况皇储养德春宫，式瞻攸属，谓宜备二舞，以宣文武之德焉。〈《通典》一百四十七，天监中。〉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。垂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，钻仰反复，诵味循环，故知妙蕴机初，事隔凡识，神凝系表，义绝庸情。皇上睿览通幽，性与天道，所以机见英远，独悟超深，述三圣以导未晓，标二事以洗偏惑，故系孝之旨愈明，因果之宗弥畅，崛山粹典，即此重彰，洙水清教，於兹再朗，譬诸日月，无得逾焉，弟子虽冥顽多蔽，谬奉格言，研求妙趣，犹知蹈舞。法师宣扬至道，光阐大猷，猥惠未及，益增铭荷。弟子贺玚呈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。〉

贺琛

琛字国宝，玚弟之子，普通中，刺史临川王辟为祭酒从事史，补国侍郎兼太学博士，迁中卫参军，尚书通事舍人，通直正员郎，征西鄱阳王中录事，进尚书左丞，历员外散骑常侍、御史中丞，免，复为尚书左丞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、太府卿。太清中为云骑将军中军宣城王长史，东府城陷，为侯景所获，台城陷，逃归会稽，复执送景，以为金紫光禄大夫，遇疾卒。

奏二郊及藉田宜御辇

今南北二郊，及藉田往还，并宜御辇，不复乘辂。二郊请用素辇，藉田往还乘常辇，皆以侍中陪乘，停大将军及太僕。〈《梁书·帝纪》下大同五年，御史中丞参礼仪事贺琛奏。〉

条奏时务封事

臣荷拔擢之恩，曾不能效一职，居献纳之任，又不能荐一言。窃闻慈父不爱无益之子，明君不畜无益之臣，臣所以当食废餐，中宵而叹息也。辄言时事，列之於後，非谓谋猷，宁云启沃，独缄胸臆，不语妻子，辞无粉饰，削槁则焚，脱得听览，试加省鉴，

如不允合，亮其戇愚。

其一事曰，今北边稽服，戈甲解息，政是生聚教训之时，而天下户口减落，诚当今之急务，虽是处雕流，而关外弥甚，郡不堪州之控总，县不堪郡之裒削，更相呼扰，莫得治其政术，惟以应赴徵敛为事。百姓不能堪命，各事流移，或依於大姓，或聚於屯封，盖不获已而窜亡，非乐之也。家於关外赋税盖微，乃至年常租课，动致逋积，而民失安居，宁牧守之过。东境户口空虚，皆由使命繁数。夫犬不夜吠，故民得安居，今大邦大县，舟舸衔命者，非惟十数，复穷幽之乡，极远之邑，亦皆必至，每有一使，属所搔扰。况复烦扰积理，深为民害，驽困邑宰，则拱手听其渔猎，桀黠长吏，又因之而为贪残，纵有廉平，郡犹制肘。故邑宰怀印，类无考织，细民弃业，流冗者多，虽年降复业之诏，屡下蠲赋之恩，而终不得反其居也。

其二事曰，圣主恤隐之心，纳隍之念，闻之遐迩。至於翱飞蠕动，犹且度脱，况在兆庶。而州郡无恤民之志，故天下颙颙，惟注仰於一人，诚所谓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鬼神，畏之如雷霆。苟须应痛逗药，岂可不治之哉？天下宰守，所以皆尚贪残，罕有廉白者，良由风俗侈靡，使之然也。淫奢之弊，其事多端，粗举二条，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，所甘一味。今之燕喜，相竞夸豪，积果如山岳，列肴同绮绣，露台之产，不周一燕之资，而宾主之间，裁取满腹，未及下堂，已同臭腐。又歌姬舞女，本有品制，二八之锡，良待和戎。今言妓之夫，无有等秩，虽复庶贱微人，皆盛姬姜，务在贪污，争饰罗绮，故为吏牧民者，竞为剥削，虽致赀巨亿，罢归之日，不支数年，便已消散。盖由宴醑所费，既破数家之产，歌谣之具，必俟千金之资，所费事等丘山，为欢止在俄顷，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，今所费之多，如复传翼，增其抟噬，一何悖哉？其馀淫侈，著之凡百，习以成俗，日见滋甚，欲使人守廉隅，吏尚清白，安可得邪？今诚宜严为禁制，道之以节俭，贬黜雕饰，纠奏浮华，使众皆知，变其耳目，改其好恶。夫失节之嗟，亦民所自患，正耻不及群，故勉强而为之，苟力所不至，还受其弊矣。今若厘其风而正其失，易於反掌。夫论至治者，必以淳素为先，正雕流之弊，莫有过俭朴者也。

其三事曰，圣躬荷负苍生以为任，弘济四海以为心，不惮胼胝之劳，不辞癯瘦之苦，岂止日仄忘饥，夜分废寝？至於百司，莫不奏事，上息奏下之嫌，下无逼上之咎，斯实道迈百王，事超千载。但斗筲之人，藻棁之子，既得伏奏帷扆，便欲诡竞求进，不说国之大体，不知当一官，处一职，贵使理其紊乱，匡其不及，心在明恕，事乃平章；但务吹毛求疵，擘肌分理，运挈瓶之智，徼分外之求，以深刻为能，以绳逐为务，迹虽似於奉公，事更成其威福，犯罪者多，巧避滋甚，旷官废职，长弊增奸，实由於此。今诚愿

责其公平之效，黜其谗愚之心，则下安上谧，无徼幸之患矣。

四事曰，自征伐北境，帑藏空虚，今天下无事，而犹日不暇给者，良有以也。夫国敝则省其事而息其费，事省则养民，费息则财聚，止五年之中，尚於无事，必能使国丰民阜，若积以岁月，斯乃范蠡灭吴之术，管仲霸齐之由。今应内省职掌，各检其所部，凡京师治署邸肆，应所为或十条，宜省其五，或三条，宜除其一，及国容戎备，在昔应多，在今宜少，虽於後应多，即事未须，皆悉减省。应四方屯传邸治，或旧有，或无益，或妨民，有所宜除，除之，有所宜减，减之。凡厥兴造，凡厥费财，有非急者，有役民者。又凡厥讨召，凡厥徵求，虽关国计，权其事宜，皆须息费休民。不息费，则无以聚财，不休民，则无以聚力。故蓄其财者，所以大用之也；息其民者，所以大役之也。若言小费不足害财，则终年不息矣。以小役不足妨民，则终年不止矣。扰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，不可得矣。耗其财而务赋敛繁兴，则奸诈盗窃弥生，是弊不息，而其民不可使也，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，自普通以来，二十馀年，刑役荐起，民力雕流，今魏氏和亲，疆场无警，若不及於此时，大息四民，使之生聚，减省国费，令府库蓄积，一旦异境有虞，关河可扫，则国弊民疲，安能振其远略，事至方图，知不及矣。〈《梁书·贺琛传》〉

驳皇太子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议

令旨，以大功之末，可得冠子嫁女，不得自冠自嫁。推以记文，窃犹致惑。案嫁冠之礼，本是父之所成，无父之人，乃可自冠，故称大功小功，并以冠子嫁子为文，非关惟得为子，己身不得也。小功之末，既得自嫁娶，而亦云冠子娶妇，其义益明。故先列二服，每明冠子嫁子，结於後句，方显自娶之义，既明小功自娶，即知大功自冠矣。盖是约言而见旨，若谓缘父服大功，子服小功，小功服轻，故得为子冠嫁，大功服重，故不得自嫁自冠者，则小功之末，非明父子服殊，不应复云冠子嫁子也。若谓小功之文，言已可娶，大功之文，不言已冠，故知身有大功，不得自行嘉礼，但得为子冠嫁。窃谓有服不行嘉礼，本为吉凶不可相干，子虽小功之末，可得行冠嫁，犹应须父得为其嫁冠。若父於大功之末，可以冠子嫁子，是於吉凶礼无碍。吉凶礼无碍，岂不得自冠自嫁。若自冠自嫁，於事有碍，则冠子嫁子，宁独可通？今许其冠子，而塞其自冠，是琛之所惑也。又令旨，推下殇小功不可娶妇，则降服大功，亦不得为子冠嫁。伏寻此旨，若谓降服大功，不可冠子嫁子，则降服小功，亦不可自冠自娶，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，皆不得冠娶矣。记文应云降服则不可，宁得惟称下殇？今不言降服，的举下殇，实有其义。夫出嫁出後，或有再降，出後之身，於本姊妹降为大功，若是大夫服士，又以尊降，则

成小功，其於冠嫁，义无以异。所以然者，出嫁则有受我，出後则有传重，并欲薄於此而厚於彼，此服虽降，彼服则隆，昔实期亲，虽再降，犹依小功之礼，可冠可嫁。若夫期降大功，大功降为小功，止是一等，降杀有伦，服未嫁冠，故无有异，惟下殇之服，特明不娶之义者，盖缘以幼稚之故，夭丧情深，既无受厚他姓，又异传重彼宗，嫌其年稚服轻，顿成杀略，故特明不娶，以示本重之恩。是以凡厥降服，冠嫁不殊，惟在下殇，乃明不娶，其义若此，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，皆不可冠嫁也。且记云，下殇小功。言下殇则不得通於中上，语小功，则不得兼於大功。若实大小功降服，皆不冠嫁，上中二殇亦不嫁冠者，记不得直云下殇小功则不可，恐非文意。此又琛之所疑也。〈《梁书·贺琛传》，又《南史》六十二。〉

阮研

研为交州刺史

书

道增至，得书。深慰，已热，卿何如？吾甚勿勿，始过峤，今便下水，未因见卿为叹，善自爱，异日当至上京有因，道增行所具少字，不具，阮研顿首。〈《淳化閣帖》四。〉

袁昂

昂字千里，陈郡阳夏人，宋雍州刺史凯子。齐初为冠军安成王行参军，迁征虏主簿、太子舍人、镇军王俭功曹史，进秘书丞、黄门侍郎，出为安南鄱阳王长史寻阳公相，还为太孙中庶子、卫军武陵王长史、右军邵陵王长史，迁御史中丞，出为豫章内史，历建武将军、吴兴太守。入梁为後军临川王参军，除给事黄门郎，迁侍中，出为寻阳太守，行江州事，徵为左民尚书兼右仆射，除国子祭酒，领豫州大中正，复为仁威将军、吴郡太守，进五兵尚书，领起部尚书，加侍中，进尚书令宣惠将军，普通中为中书监、丹阳尹，进号中卫将军，复为尚书令，领国子祭酒。大通初进号中抚军大将军，迁司空，加特进左光禄大夫，大同六年卒，年八十，谥曰穆正公。

谢後军临川王参军事启

恩降绝望之辰，庆集冥心之日，焰灰非喻，萰枯未拟，抠衣聚足，颠狈不胜。臣遍历三坟，备详六典，巡校赏罚之科，洞检生死之律，莫不严五辟於明君之朝，峻三章於圣人之世，是以途山始会，致防风之诛，酆邑方构，有崇侯之伐，未有缓宪於斫戮之人，赊刑於耐罪之族，出万死入一生如臣者也。推恩及罪，在臣实大，披心沥血，敢乞言之。臣东国贱人，学行何取，既殊鸣雁直木，故无结绶弹冠，徒藉羽仪，易农就仁，往年滥职，守秩东隅，仰属龚行，风驱电掩。当其时也，负鼎图者日至，执玉帛者相望，独在愚臣，顿昏大义，殉鸿毛之轻，忘同德之重。但三吴险薄，五湖交通，屡起田儋之变，每惧殷通之祸，空慕君鱼保境，遂失师涓抱器，後至者斩，臣甘斯戮，明刑殉众，谁曰不然。幸约法之弘，承解网之宥，犹当降等薪粲，遂乃顿释钳赭，敛骨吹魂，还编黔庶，濯疵荡秽，入楚游陈，天波既洗，云汕遽沐。古人有言，非死之难。处死之难，臣之所荷，旷古不书。臣之死所，未知何地。〈《梁书·袁昂传》，天监二年，以为後军临川王参军事，昂奉启谢。〉

答武帝书

都史至，辱诲，承藉以众论，谓仆有勤王之举，兼蒙诮责，独无送款，循复严旨，若临万仞。三吴内地，非用兵之所，况以偏隅一郡，何能为役？近奉敕以此境多虞，见使安慰，自承麾旆届止，莫不膝袒军门；惟仆一人，敢後至者，政以内揆庸素，文武无施，直是陈国贱男子耳。虽欲献心，不增大师之勇，置其愚默，宁沮众军之威。幸藉将军含弘之大，可得从容以礼。窃以一餐微施，尚复投殒，况食人之禄，而顿忘一旦，非唯物议不可，亦恐明公鄙之，所以踌躇，未遑荐璧，遂以轻微，爰降重命，震灼於心，忘其所厝，诚推理鉴，犹惧威临。〈《梁书·袁昂传》，昂为吴兴太守，永元末，义师至京师，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，昂独拒境不受命，高祖手书喻云云，昂答。又见《南史》二十六。〉

答服问书

窃闻礼由恩断，服以情申，故小功他邦，加制一等，同爨有缌，明之典籍。孤子夙以不天，幼倾乾荫，资敬未奉，过庭莫承，藐藐冲年，未达朱紫。从兄提养训教，示以义方，每假其谈价，虚其声誉，得及人次，实亦有由，兼开拓房宇，处以华旷，同财共有，恣其取足，尔来三十馀年，怜爱之至。无异於己。〈《南吏》作怜爱之至，言无异色。〉姊妹孤侄，成就一时，笃念之深，在终弥固，此恩此爱，毕坏不追，既情若同生，而服为诸从，言心即事，实未忍安。昔马棱与弟毅同居，毅亡，棱为心服三年，由也之

不除丧，亦缘情而致制，虽识不及古，诚怀感慕。常愿千秋之後，从服期齐，不图门衰祸集，一旦草土残息，复罹今酷，寻惟恸绝，弥剧弥深，今以馀喘，欲遂素志，庶寄其罔慕之痛，少申无已之情，虽礼无明据，乃事有先例，率迷而至，必欲行之。君问理所归，谨以谘白，临纸号哽，言不识次。〈《梁书·袁昂传》，昂从兄彖卒，昂幼孤，为彖所养，乃制期服，人有怪而问之者，昂致书以喻之。〉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，并伏见敕答臣下审神灭论。奉读循环，顿醒昏缚。夫识神冥漠，其理难穷，粤在庸愚，岂能探索？近取诸骸内，尚日用不知，况乎幽昧，理归惑解？仰寻圣典，既显言不无，但应宗教，归依其有，就有谈有，犹未能尽性，遂於不无论无，斯可远矣。自非神解独脱，机鉴绝伦，何能妙测不断之言，深悟相续之旨？兼引喻二证，方见神在皓然，求之三世，不灭之理弥著，可谓钻之弥坚，仰之弥高者也。方使众惑尘开，群迷反路，伏诵无　攵，舞蹈不胜。弟子袁昂和南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。〉

临终敕诸子

不得言上行状及立志铭，凡有所须，悉皆停省。

吾释褐从仁，不期富贵，但官序不失等伦，衣食粗知荥辱，以此阖棺，无惭乡里。往忝吴兴，属在昏明之际，既暗於前觉，无识於圣朝，不知天命，甘贻显戮，幸遇殊恩，遂得全门户。自念负罪私门，阶荣望绝，保存性命，以为幸甚，不谓叨窃宠灵，一至於此。常欲竭诚酬报，申吾乃心，所以朝廷每兴师北伐，吾辄启求行，誓之丹款，实非矫言，既庸懦无施，皆不蒙许，虽欲罄命，其议莫从。今日冥目，毕恨泉坏，若魂而有知，方期结草。圣朝遵古，知吾名品，或有追远之恩，虽是经国恒典，在吾无应致此，脱有赠官，慎勿祇奉。〈《梁书·袁昂传》，《南史》二十六。〉

古今书评

王右军书，如谢家子弟，纵复不端正者，爽爽有一种风气。王子敬书，如河洛间少年，虽皆荒悦，而举体蹉跎，殊不可耐。羊欣书，如大家婢为夫人，虽处其位，而举止羞涩，终不似真。徐淮南书，如南江士大夫，徒好尚风轨，终不免寒气。阮研书，如贵胄失品次，不能复排突英贤。王仪同书，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，而都无神思。吴兴书，

如新亭唱父，一往见扬州人共语，音态便出。陶隐居书，如吴兴少儿，形虽未成长，而骨体甚骏快。殷钧书，如高丽使人，抗浪甚有意气，滋韵终不精味。袁山松树书，如深山道士，见人便欲退缩。萧子云书，如春初望山林花，带处不发，如经论道人，无绝不言。崔子玉书，如危峰阻日，孤松一被，有绝望之意。师宜官书，如雕羽未息，嗣自逝。韦诞书，如虎威彪振，敛拔弩张。蔡邕书，骨气风远，爽爽为神。锺司徒书，字十二种，意外殊妙，少实多奇。邯郸淳书，应规入矩，方圆乃成。张伯英书，如汉武帝爱道，凭虚欲仙。索靖书，如飘风忽举，鹙鸟不飞。皇象书，如歌声绕梁，琴人舍挥。卫常书，如插花美人，舞笑镜台。孟光录书，如崩山绝崔，人见可畏。张芝笃奇，锺繇特绝，逸少鼎能，献之冠世，四英其颓，洪芳不灭。羊真孙草，萧行范篆，各一时妙绝。锺繇书，若飞鸿戏海，舞鹤游天，行间希密，实亦难过。萧思话书，走墨连字势屈强，若龙跳渊门，虎卧凤阙。薄绍之书，字势蹉跎，如舞妓低腰，仙人啸树。〈《御览》七百四十八。〉

评书

从汉末至梁，有卅四人。王僧虔书，犹如扬州王谢家子弟，纵复不端正，奕奕皆有一种风气。王子敬书，如河朔少年皆充悦，举体沓拖，而不可耐。羊欣书，似婢作夫人，不堪位置，而举止羞涩，终不似真。阮研书，如贵胄失品次，不复排突英贤，王仪同书，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，而都无神明。殷均书，如高丽人抗浪，乃不有意气，而姿颜自足精味。徐淮南书，如南冈士大夫，徒尚风轨，然不□寒乞，陶隐居书，如吴兴小儿，形状未成长，而骨体甚峭快。吴拖书，如新亭伧父，一往似杨州人共语，语便态出。柳产书，如深山道士，见人便欲退缩。曹喜书，如经纶道士，言不可强。王右军书，字势雄强，如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阁，故历代宝之，永以为训。蔡邕书，骨气洞达，爽爽如有神力。程旷平书，如鸿鹄弄翅，颉颃布置，初云之见白日。萧思话书，如舞女低腰，仙人啸树。李镇东书，如芙蓉之出水，文彩如镂金。桓玄书，如快马入阵，随人屈曲，岂须文谱。范怀均〈庆历草作约。〉真书有分，草书无功，故知简牍非易。皇象书如韵音绕梁，孤飞独舞。孔琳之书，如散花空中，流徽自得。李岩〈一作严。〉之书，如镂金素月，屈玉自照。薄绍之书，如龙游在霄，缱绻可爱。秦狱吏程邈，善大篆，得罪始皇云阳狱，增减篆体，志其名，名其书自〈大观帖作目。〉隶也，扶风曹喜，後汉人，不知其官，善篆及隶篆等，少异李斯，见重一时耶。锺司徒书字有十二种，意外巧妙，绝伦多奇。崔子玉书，如危峰阻日，孤松单枝。邯郸淳书，应规入矩，方圆乃成。师宜官书，如鹏翔未息，翩翩而自逝。梁鹄书如龙威虎震，剑拔弩张。张伯英书，如武帝爱道，凭虚欲仙。卫恒书，如插花舞女，援镜春索靖书，如飘风忽举，鹙鸟乍飞。锺繇书，如云

鹤游天，群鸿戏海，行间茂密，实亦难过耶。〈《淳化阁帖》五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